

少作有清音

——解读王维

张 炜

王维的“少作”从哪里划分为宜？将他十五岁离家赴长安，直到进士及第，这一段划为青少年时期比较适宜。或有人将京都干谒豪门时期排除在外，如此只剩下极为短促的赴京路程，实在不够完整。纵观他一生的写作，少年时期非常重要：呈现出一股锐气，时有进取的果决，有昂扬有愤怒，有真切的刚性。“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二》）“报仇只是闻尝胆，饮啄不曾妨刮骨。”（《燕支行》）像这样的豪气，一生中极为罕见。这与一般的少年刚毅豪勇并无大异，但在王维这里却要格外注意，因为他最终成为了诗史上散淡超然的代表。所以少年清音、儒家气概，在他这里的所有表达，都需要引起特别的关注与记录。我们要由此观察其变化，那条曲折蜿蜒的路径是怎样形成的。

王维少年之作辞章好、不贫瘠，这是因为家学渊源深厚，出身名门望族的母亲陪伴，自小阅读奋力，夯实了传统之心。从这里出发，愈走愈远。二十三岁之前的文字可视为“少作”，而它们又构成了一生之重：入世精神强烈，又非常刚健清新。虽然这是踏上仕途之前，儒家知识人通常的选择、一种稍稍概念化的人生取向，但也仍然会让我们细细体味。

王维孩童时期母亲便皈依佛门，对其一生的影响可谓深远，却无碍于王维最初的强烈进取之心。他十五岁离家进入京都，即便有仆人跟随，毕竟年纪太小。“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教战须令赴汤火，终知上将先伐谋。”（《燕支行》）诗中表达的决勇令人惊叹，这与后来的疏离、超脱和散淡，呈现出两极状态。一个人行为的果敢，必然伴有心绪的激切，这些情感的波涌会在诗章中一一留痕。

这个时期的王维只有少量超尘脱俗之作，像七言古诗《桃源行》写于十九岁，取材于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唐宋以来咏桃源诗的佳作还有韩愈的《桃源图》、王安石的《桃源行》，而这其中以王维之作最为有名，“古今咏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极。”（清·翁方纲《石洲诗话》）清代大才子王渔洋更是对其推崇备至，甚至说“观退之、介甫二诗，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赤耳热。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池北偶谈》）

少年王维进入京城，干谒颇为顺利，这与李白和杜甫当年进京求仕的情况形成对比。王维王缙两兄弟游走京都，出入岐王宁王豪门，最后还见到了玉真公主，并得到垂青，可见一对英俊少年进取心之强、勇气之大，也足够幸运。儒家传统是读书入仕，兼济天下。王维为官宦望族，父母太原王氏与博陵崔氏都属于渊源深厚的高门大族。唐代世家大族在社会上拥有崇高威望，以“五姓七望”地位最尊，尤其王维母系博陵崔氏，被公认为“天下第一高门”。从这种世家走出的少年，为官当是首选。

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少年可畏，但随着成长，锐气及才华远不如预期；另一种人则恰恰相反，少时拙讷笃钝，老壮才华飞扬。王维基本上属于前者。视其“少作”，我们会对他产生更高更远的期待，即这种悍锐之气发扬光大，气势铺展开来，居高临下，会成为李白式的豪迈与飞扬，或杜甫式的沉郁和宏阔。然而因为各种原因，王维后来走向了另一条道路。我们发现其吟哦之声越来越清幽、柔婉，并无期待中的洪钟大吕之声。尽管它属于另一种珍稀之音，别具风采，令人赞叹，但仍旧不同于预期。

离开少作“清音”，走上另一条路径，其人生修与为诗章风韵，都与少年气象迥然不同。

艺术是一个城市的独特语言。如今的上海，艺术气息日渐浓厚，周末逛展已经成为了一种现象级的休闲方式。无论是经典的博物馆之旅，还是新潮的艺术馆之行，都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艺术的滋养。

上海具有悠久的工业历史和灿烂的工业文明，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经济作用的工厂如今旧貌换新颜，纷纷蜕变成一个个具有新功能的休闲场馆，比如位于静安区的明当代美术馆和遇见博物馆。我喜欢在这些老建筑中漫步，去发现那些深藏于岁月中的记忆，去邂逅一段艺术与美交织的时光。

因为“不准停电”这个展览，让我走进了明当代美术馆。这个场馆是以上世纪曾享有“花园工厂”之称的上海造纸机械厂的工作车间改造而成。美术馆的外墙保留了原造纸厂砖红色的复古设计风格，广场上的铸铁炉化身为一件件见证老厂房工业岁月的雕塑。红砖外墙、水泥楼梯、斑驳铁锈等老厂房的元素与前卫先锋的艺术产生了奇妙的反应，硬朗的工业风为艺术展览增添了更多的趣味。

在美术馆的入口处，我们还可以看到保留下来的升降梯，粗犷古朴的风格让人感到十分亲切。当我们走进美术馆，随处可以发现水泥墙面、钢架结构等老厂房的痕迹。空旷的大厅不仅可以作为展览的空间，有时也会举办演出和讲座。展览以新颖的立意寻求突破，新鲜元素的混搭让整个空间都变得生动起来。庞大的艺术装置和浓浓的工业风吸引了很多沪上时尚人士前来打卡参观。沉浸式的参观不仅让我们吸收了艺术的精华，也让老厂房获得了新生，焕发出年轻的活力。

距离明当代美术馆不远处，还藏着另一个宝藏场馆，那就是遇见博物馆·上海静安馆。遇见博物馆的场馆为原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厂的旧址，也曾是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所在地。走近它时，在路口之外依然可以看见“预防为主，安全第一”的标语。

曾经的民生现代美术馆给我留下

他摇摇晃晃，步履艰难。汽车到站停下来，打开的中门恰好对着要上车的他。那位上了点年纪的司机边招呼他慢点，边提醒他上车后口罩戴好。我坐在车门对面座上，见他艰难的样子，想伸手扶他一把，不料他身体晃了一下，又平衡了。

车上人少，靠他最近的双人座空着，他竟然舍近求远挪几步摇晃着挨到我边上坐，这让我感觉奇怪。这是个四十岁出头的男子，手哆嗦了好一阵才戴上了口罩，接着和我攀谈起来。

“阿姨依到哪一站下啊？”我说了站名，他即刻有些兴奋：啊，我也是这站下去，到医院去配点药！他说话很吃力，声音忽高忽低，还断断续续，头不停地摇摆，两只手也始终在抖动。

我问起了他的病。他说，是帕金森，读高中时就得了，开始还是比较轻的，后来严重了只好停了学，也一直没有工作过。不是我不想工作要啃老，实在是我这种毛病能做什么生活呢？又有哪个单位肯收呀？他向我解



很快要过阳历年，然后又是阴历年。深冬，并不算冷。

今天也许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零下一度。之前一直穿空心袄子。本想老样子出门，想想还是加了一件线衣。晨步正好，午时竟还有点热。

也是因为吃了一碗田恒启的鱼糊粉，滚滚烫烫，加很重的胡椒，瞬间出了细汗。

看到这篇短文的朋友，来武汉别忘了吃鱼糊粉，武汉才有，好吃得很。

晨步经过湖边，朝曦初上，小风飏飏的。池杉林子染了霞。

不对，不是染，冬时的池杉本身就是霞，绒绒的虚红属于自己，彤云般遮了半边天。天色冰蓝，一张冷面孔。每天经过这条红廊道，都被震撼一次，也要感叹一回。苏苏落杉叶，像在落雨。其实不是叶，是一根根细小的铁锈色棍子，很干脆地往下掉。杉树脚下铺了厚厚一层。

临湖的一排杉树连同碧绿的湖被一圈挡板挡了个密不透风。有人好奇地透过罅隙朝里张望，望不出什么名堂。据称在搞景观提升，要抽干湖水，清除水底污泥，注入清洁水，置换水中的生物种类。

估计要到明年夏天才能完工。明春看不到一湖春水，有点可惜。我对置换生物种类怀有期望，要是能够彻底清除域外生物柳条鱼，换养麦穗鲢鳙青鳉，便是功德无量。麦穗鲢鳙还好，我怀疑青鳉已经灭绝，但愿只是杞人忧天。路人和我想得不一样，互相问，湖里的鱼搞到哪里去了？有大鱼吧？肯定有得污染，味道一定很好。就像旁边渠里的鸭子、鹅，总有人说，好肥呀，搞来吃就好了。似乎馋得不得了。

有那么馋吗？现在吃条鱼吃只鸭，还是个事吗？

哪天看到小动物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吃它，这个世界便会有趣一些。

杉红如霞，被挡的临湖杉树便如霞的镶边，是最灿烂的一排。树脚虽然被围，树冠依然朝天，晨光之中红格丹丹，套句俗语儿，叫作明艳不可方物。时有成群的鸟儿从看不见的水畔飞起，扑入树中。举手机，对着杉树的空处拍空镜，屏面总有鸟影划过，便已在我手机中留了痕迹。拍长了手指发僵，只好笼起袖子将手捂着，眼睁睁看着眼前好鸟飞掠，连呼可惜。

真的冷了。

上海静安馆。遇见博物馆的场馆为原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厂的旧址，也曾是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所在地。走近它时，在路口之外依然可以看见“预防为主，安全第一”的标语。

曾经的民生现代美术馆给我留下

了难忘的回忆。我记得入口处的墙面上铺满了历次展览的海报，一张张设计感丰富的海报仿佛是时空隧道，带我进入一段奇幻之旅。这里曾有一个精致的“民生美术文献中心”，里面有很多让我爱不释手的宝藏书籍。在这里，我发现了很多珍贵的艺术类大部头以及画册，参观之后可以静静地翻阅画册，将艺术进行到底。

如今，遇见博物馆将在这里接棒登场，继续为参观者带来大师系列和顶级IP系列展览，呈现经典与多元价值并存

果一直不讲话，以后话也不会说了。

你也可以经常和父母通电话呀，我说。哦，我们不大通电话的，他们经常要去农家乐旅游的。你父母电话也不打给你？见我诧异，他对我说了这一番话：唉，我爷娘也够倒霉的，他们是老知青，在农村吃了蛮多苦，好不容易回城结了婚，却生下了我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多少伤心呀，他们看到我这副“触气”的样子，心里一定是不好过的，所以只好眼不见为净啦，我很理解他们的。

我说不出其他话来，只好对他说，那你就只好好好照顾自己了。他说是的，我照顾好自己的，也是让爷娘放心，他们毕竟是古稀老人了，老了又靠不上儿子，我当然也要识相点，少给他们添麻烦。他想了想又说，现在医学越来越发达，说不定再过几年，我这种疑难病也能治好了，那时我的脚就好过啦，所以我现在要尽量锻炼自己，人虽然摆不平但不能躺倒……他絮絮叨叨结结巴巴又说了不少，眼睛里却含着笑。

最早发现和注意酢浆草，是在一棵石榴树下，在我种的一小片植物地里的石榴树下。它绿莹莹，水灵灵的，像婴儿一般娇弱，带着江南水乡的诗意和湿意。细细的茎，像风扇叶子似的三瓣叶子。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三叶草，在南方很多地方，三叶草都是作为绿色植被或者庭院的植被来种植的，一大片，生机勃勃，煞是好看。

三叶草，也叫车轴草，开白花的，叫白车轴草，开红花的，叫红车轴草。但是很奇怪，南方的三叶草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我这里只有三五片叶子，枯萎掉一根，又冒出来一根。看样子，很难大片繁衍。当它开出小红花的时候，我惊讶了，那么小，那么可爱。淡红色，像婴儿的皮肤一样，透过阳光，可以清晰地看见花瓣中间的纹路。但我不知道它是如何繁殖的，因为看起来这花朵似乎结不了果实。花瓣枯萎后，紧紧地包裹在一起，怕冷怕热似的。

有一天，我在石榴树下移栽水红花子的时候，不小心挖出了一颗圆圆的块茎，和小小的野蒜一样，洁白如玉。原来它就是三叶草的种子。我很开心，如获至宝，把这几株三叶草移栽进了花盆里。

冬天快要来临的时候，我去同一社区花友那里观赏他养的花卉。我去时，他正在地里忙活，突然，有一盆紫色的花卉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盆非常显眼的、紫色叶子的花卉，一根茎上长三片叶子，每一个叶子，都像一只展翅的蝴蝶。三瓣的叶子，像是三只蝴蝶在亲密接触，在窃窃私语。我第一次见到，所以非常好奇。

我问花友：“这是什么花？”花友说：“酢浆草，红酢浆草！你喜欢的活，我过几天送你一盆！”

我一直很纠结，在查找三叶草的资料的时候，我那一盆绿色的三叶草，在酢浆草的图片上也出现过。网络上的科普资料都不那么严谨，我很清楚，真正的科普书，也并不是唯一正确的。唯一靠谱的，还是实践。

数天后，花友果然送了我一盆。非常遗憾的是，几天之后，花儿全部枯萎了。一两个月之后，在另一个花盆里，竟然冒出了一枚红色的酢浆草叶子。我喜出望外，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花友送我的那盆花，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终于拥有了一盆红色的酢浆草。

几片叶子冒出来了。一绿一紫，两盆花摆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单是它们鲜艳的浓烈的色彩，就足让我赏心悦目了。但我发现，酢浆草的高度，几乎和三叶草的高度一样。它们开的花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三叶草花骨朵多些，酢浆草花骨朵少一些。红色酢浆草看起来亭亭玉立，像蝴蝶展翅欲飞一样，而三叶草的叶子则下垂，像是在隐藏什么东西。

经过长时间的对比，我终于可以确定，这两盆花都是酢浆草。一般人都容易把三叶草和酢浆草弄混，因为除了红色酢浆草之外，它们的叶子和外形都非常相似。如果根据科普知识来了解花期，一般指的是户外种植的花卉，且南方和北方还存着差异。而在室内，在冬天，我的串串红、酢浆草也开花，不能根据书上的来解释。

朋友问我这叫什么花的时候，我会告诉他是酢浆草。如果他认为是三叶草的话，我也会赞同和附和。因为植物学家们尚且纠缠不清，我为什么要固执己见呢？



初寒

吕晓滨



香格里拉印象（版画）

毛祥彦

两盆酢浆草

安武林



十日谈

老建筑 新魅力

责编：徐婉青

装在口袋里的世界级金奖，请看明日日本栏。